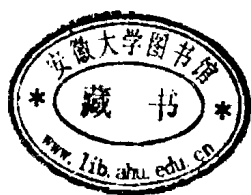


古希腊文学史

吉尔伯特·默雷著

孙席珍 蒋炳贤 郭智石

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ilbert Murray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本书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译出

古 希 腊 文 学 史

〔英〕吉尔伯特·默雷 著
孙席珍 蒋炳贤 郭智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25 插页 2 字数 339,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册

ISBN7-5327-0361-4/I·165

定 价: 4.85 元

序 言

本书最初出版于一八九七年，作为一部普及的古希腊文学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一九〇二年增添了一篇新的序言，叙述近年来发现的巴库里得斯(Bacchylides)和赫戎达斯(Herondes)的纸草文献。但自那时以来，我们的希腊文学的知识，又有大量的、多方面的增加；这些纸草本给了我们久已渴望的米南德的一些剧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萨提儿剧^①（可以跟欧里庇得斯的《独眼巨人》相提并论）、以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新悲剧，这些都是残缺不全的，还有萨福和阿尔凯欧斯的许多残笺断片。除了这些新的内容之外，五十年来，知识方面当然也有不少长进；而且我相信，以我本人对于古代文学的了解，我认为让读者注意到我们某些意见的改变，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我曾力图不忘本书是一部“简史”，并不宣称要在这个大题目上向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画图。

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初版里，没有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这一重大的、非文学的项目，进行任何讨论。不过关于新近发现的(1891年)《雅典的政制》，作为亚里斯多德的“通俗”文体的唯一范例，也许应该多讲一点。在平等参政制的行使方式上，此书并无缺文，法规大概含有所涉及的条文要高声宣读的意思，虽然

^① 萨提儿剧(Satyr plays)，一译半人半羊剧。古希腊戏剧上演时，通常以三出相连的悲剧连续演出，称为“三部曲”(TriOga)。三部曲之外，再加演一出有半人半羊神唱和的讽刺性滑稽剧，就是萨提儿剧。

这种规则在《政治学》^①卷七和卷八里也可以看到。当然，此书对于我们的有关雅典的历史知识，大大有所增加，特别是克利斯提尼前的年代以及四一一年以后革命年代的历史^②。

现在提出一个比较次要的类似的问题，即一九〇七年初次出版的《奥克塞陵卡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③ 842)。这是一部大的断片，相当于牛津版本二十五页，显而易见，它成为修西的底斯的历史的续篇^④，并且和修西的底斯一样，按年叙述史事。但它与色诺芬^⑤则完全无关。它必定是写于三八七年安塔尔西达斯和约以后与三四六年福西斯陷落以前的时期^⑥。书中简略地提到四一一年至奈达

① 《政治学》，亚里斯多德著。

② 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09年在雅典执政，在他以前，有梭伦的改革、庇西斯特拉图僭主政治以及僭主政治的告终。公元前411年，雅典贵族以远征西西里失败为借口，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嗣后雅典政治斗争非常剧烈，至公元前404年，以塞拉息布洛为首的雅典民主流亡者在忒拜集合，向雅典进军，推翻“三十寡头暴政”，恢复民主政治。

③ “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Oxyrhynchus Papyi)，系由格梭菲尔(B. P. Grenfell)和亨特(A. S. Hunt)两氏于1896—1897年和1905—1906年在北非奥克塞陵卡两次发现的几千页纸草文献集合而成，包括重要的希腊古典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手抄本以及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的大量非文学的文件、信札等等。

④ 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至公元前411年为止。

⑤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古希腊历史家，除著有《万人军远征记》外，还著有《希腊史》一书。他的《苏格拉底回忆录》是研究苏格拉底的重要文献。

⑥ 安塔尔西达斯和约是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所缔结的和约，亦称大王和约；安塔尔西达斯(Antalcides)是斯巴达驻波斯的全权代表，谈判即由他进行。条约规定所有希腊城市都宣告独立，小亚细亚沿岸诸城市则转入波斯统治之下。福西斯(Phocis)于公元前346年由忒拜求助于马其顿王腓力出兵降伏，当即召集联盟会议，决定消灭它的国家组织。

斯战役①之间的年代的若干史实,这时期以后,记载得就详细正确了。它显然常常被狄俄多儒斯②所引用,但许多史家认为,此书过于详细,不同于狄俄多儒斯平常所用的史料如厄福儒斯③的《世界史》之类。最初编辑此断片者为格棱菲尔(Grenfell)和亨特(Hunt)二人,以《奥克塞陵卡希腊史并附忒俄波姆浦斯与克拉提浦斯的断片》(*Hellenica Oxyrhynchia cum Theopompi et Cratippi Fragmentis*)的书名出版。如无厄福儒斯,读者自然首先会想到闻名的忒俄波姆浦斯④,他的断片有三百五十六行,而他的《希腊史》(*Hellenica*),正包含上述的这个时期。日期是相符的,但在文章风格上,这部断片与犬儒学派历史家⑤的《腓力传》(*Philippica*)和《希腊史》则大不相同。克拉提浦斯⑥是一位声名不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有四个断片,但普鲁塔克⑦曾有一次提及,认为他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典型的或主要的史家。这个问题历史家们讨论得很多,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然而,有三位重要作家,依照我们的传统,几乎迄今都不提及,值得特别陈述。首先是巴库里得斯。就在本书初版后,才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纸草文献 733 内有巴库里得斯的二十首抒情

① 公元前 394 年,波斯舰队在小亚细亚奈达斯海角(Cnidus)击溃斯巴达海军,从此斯巴达完全失却了海上势力。

② 狄俄多儒斯(Diodorus, 公元前 80—21),希腊史学家,著有《史籍考》。

③ 厄福儒斯(Ephorus),希腊史家,公元前四世纪上半期生于伊奥利亚,后到雅典。

④ 忒俄波姆浦斯(Theopompus),希腊史学家及演说家,他和厄福儒斯都是希腊新兴的修辞家和诡辩家伊索克拉特的学生。

⑤ 指修西的底斯。

⑥ 克拉提浦斯(Cratippus),希腊亚里斯多德学派学者。

⑦ 普鲁塔克(Plutarchus, 约 46—126),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传记家和散文家。

诗、贺胜歌、日神颂和酒神颂歌^①，其中六首大体完整。有一首题为《忒修斯》^②，系由忒修斯与雅典国王埃勾斯(Ageus)的问答组成，采用两个合唱队对唱的形式。“国王呀，是什么扰乱我们的国土？外来的敌寇呢？还是一伙匪徒？”“只是一个人，但勇武绝伦；他曾杀死绿林大王西尼斯和刻库翁和普洛刻儒忒斯，使一切的歹徒胆颤心惊。”“他拥有大军吗？”“不，只有两个人，但即此两人……”我们可以断言，他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正是国王自己的儿子，忒修斯。朗吉弩斯^③对于巴库里得斯所作的陈旧的评语，看来还是正确的。他，“论天才不能与品达相比”，但思想“表达得流畅而优美”，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诗人。他是西蒙尼得斯^④的甥儿，而他所用的方言和韵律却是多里斯的，思想方法是品达式的，但他所写的诗流利明晰，不象品达那样蕴藉壮丽，这又说明他受爱奥尼亚的西蒙尼得斯的影响。他的最好的作品也许是《颂歌之五》(Ode V)，一首两百行的诗，叙述赫拉克勒斯与墨勒阿革在地狱里相会以及墨勒阿革由于燃木而死的故事^⑤。“大地的顶峰拦不住他，怒海的狂涛也不能阻挡。”——这描写雄鹰飞翔的诗句，令人想起品达；“苦人的亡魂，象疾风追逐落叶，飘忽于伊得^⑥陇头的羊群之间。”这样生动的描述，也正相同。我们

① 贺胜歌(Epinikoi)，祝贺各种竞技的优胜者所唱的歌；日神颂歌(Paeans)，原为对日神阿波罗的颂歌，后来转为一般的赞美歌；酒神颂歌(Dithyrambs)，对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颂歌，常与狂热的舞蹈相结合。

② 《忒修斯》(Theseus)是一首描写雅典英雄忒修斯(Theseus)的史诗。

③ 朗吉弩斯(Longinus, 213—273)，希腊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著有《论崇高》。英国诗人屈莱顿(Dryden)认为朗吉弩斯是“亚里斯多德以后最大的希腊批评家”。

④ 西蒙尼得斯(Simonides)，爱奥尼亚诗人，品达是多里斯诗人。巴库里得斯同时受了他们两人的不同影响。

可以从阿里斯托芬的《鸟》一剧中的诗人身上(他喋喋不休地讲着“云”和“翅膀”,“雪”和“阳光”,并且使用奇异的复合形容词),对一般雅典人心目中的抒情诗人的形象有个大致的了解。那个从环绕他的讽刺气氛中解脱出来的诗人,很象我们新发现的巴库里得斯。由于纸草文献的发现,我们对于其他抒情诗人的了解,也显然有所增加。关于阿喀罗科斯^⑦,有许多很小的难以明了的断片,内中有一首(“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2310)有连续三十句短长格三音步,它的情节似系来自克里特岛“平安渡海”的一个妇人与一位战士之间的谈话。

关于阿尔凯欧斯,新发现的断片有四百篇,萨福二百篇,可惜大部分都太短小,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但从这些断片里,可以看到这两位诗人运用多种多样的韵律,也可以证明许多有关阿尔凯欧斯政治上前后反对密西拉斯和庇得科斯的起事图谋^⑧,

⑤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生除暴安良,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事迹,后因误穿染有血毒的衣服,自焚而死。墨勒阿革(Meleager)的故事,也出于希腊神话。他原是卡吕冬王俄纽斯与王后阿尔泰亚(Althaea)所生的儿子,当他初生时,有人说他的生命不会长于炉中正在燃烧的木头,他的母亲熄火而把燃烧的木头隐藏起来;成长以后,一次因与人争吵,引起他杀死自己的叔父,他的母亲气愤之极,把所藏的木头投于火中,他便因此致死。但在荷马史诗《伊利昂记》中,说他是被母亲咒死的,与这里所述不同。

⑥ 伊得(Ida),希腊山名(多里斯字形),阿提刻字形为 Ide,这里依照阿提刻字形音译作“伊得”。

⑦ 阿喀罗科斯(Archilochus),古希腊派洛斯岛(Paros)诗人,短长诗格倡始者。

⑧ 阿尔凯欧斯(Alcacus),莱斯博斯的贵族。莱斯博斯僭主为庇得科斯(Pittacus)所杀,密西拉斯(Myrsilos)继为僭主,这时阿尔凯欧斯和他的兄弟以及萨福曾谋起事未遂,都被流放;后来密西拉斯又被庇得科斯推翻,阿尔凯欧斯仍为反对派,再遭放逐。庇得科斯执政十年后退隐,阿尔凯欧斯才回本国。他的《暴君》一诗中所攻击的就是庇得科斯。

以及一些有关萨福的兄弟和女儿的情况，以及这两位诗人的流放。萨福的诗篇里有许多是祝贺新婚的诗歌，内中有一首至少具有优美的诗歌描写的特色：“那里清泉潺潺穿过苹果枝丛，遍地掩映着玫瑰花影，从那颤动的叶间，送来微困的睡意。”第十六断片也有同样的特色：“有人说一队骑兵，也有人说一队步兵，又有人说一支舰队，是这个黑暗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但是我说这是各人所爱的东西。”（参阅佩奇的《萨福与阿尔凯欧斯》，1955年牛津版。）

关于米南德的大量纸草文献，最初出版于一九〇七年，包括《仲裁》一剧，约七百行；《髻发遭劫记》和《萨摩斯妇人》两剧，各约四百行，还有其它几个剧本里的一些较短的篇什。在风格的优美、情节的巧妙和人物描绘上，这些剧本都能满足观众的愿望，但有两点颇为突出。我们当然知道，大酒神节就是小宙斯的节日，即春的新生。在神话里，春神常以婴儿为代表，他被抛弃在田野和兽群之中，为人发现，最后被认为神之子。这是一大突出之点，凡是米南德的每个著名的剧本，都有一个未婚母亲所生的被弃或走失的婴儿，先遭遗弃，后来得到承认而确定了他的真实身分。这样，通常关于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神话，就从神和国王的领域，转移到普通人的领域里来了。另一个突出之点是，米南德剧中的女主角，决不是普拉图斯和德伦西①的剧本里那些不正派的女主角，她们大多数显然是战争的受害者。在亚历山大的后继者的战争中②，城市陆续被占领的时候，奴隶贩子们在战线

① 普拉图斯(Plautus, 约公元前254—184)，德伦西(Terence, 约公元前190—159)，都是古罗马的喜剧家。

②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病死后，他的部将们相互争夺，经过了长期的战争，他的帝国便分裂成了马其顿、埃及和叙利亚三个王国。

的后方，等待着贩卖廉价的人货。我们知道有许多剧本，象《萨摩斯妇人》一样，带有刚从战争中夺取来的城市的名称，如奥林托斯、佩林托斯和安特罗斯等。这些妇女倘若逃避奴役，就成为无国籍的人，或者至多是没有权利的外国人。她们不能合法结婚，但可以“视为妻子”，如《萨摩斯妇人》和《鬻发遭劫记》的女主角一般，不过，倘有任何不轨的嫌疑，即难免遭受突然驱逐，在这混乱的世界里成为无依无靠的人。

米南德的戏剧情节错综巧妙，远过于我们所习知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任何情事。现在以一篇断片的纸草为例（“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1235），它提供了《女祭司》一剧的部分情节。有一个人的妻子，很久以前，带了她的孩子离开了他，如今当了女祭司。那人要想知道她和孩子在干些什么，女祭司拒而不见。但她擅长驱邪的法术，因此那人的一个心腹奴隶，设计伪装神秘的癫痫突然发作，倒在庙宇的台阶上，当即被抬进庙里医治。于是他发现了主人的孩子寄养在邻人家中，就去告诉主人，那人立即前往认领他的儿子。可是事有凑巧，邻人自己也有一个儿子，那个兴奋过度的老人，偶然与他相遇，将他错认，自称是他的父亲。孩子断定那老人分明是发疯了，告诉了他的同养兄弟，因此，当他父亲了解了确切的情况，又来认领的时候，他也把父亲当作一个疯子来看待。我省略了一些复杂的细节，但从这个叙述里，正如从《仲裁》或《鬻发遭劫记》的断片里一般，可以看出新喜剧的情节是多么富于变化，虽然它至少在无关重要的背景里，还常常保留着新年仪式的排场。

关于“新悲剧”，它与公元前四世纪和以后的新喜剧一样，很少断片保留下来。但在体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变更。悲剧的韵律逐渐松弛，一直到欧里庇得斯的最后的剧本为止，而稍后

的克里提阿斯(Critias)的一篇长的断片,韵律却异常严格。在他之后,莫斯喀翁(Moschion)、索西芬尼斯(Sociphanes)、索西修斯(Sositheus)和卡瑞斯(Châres)的短小的断片,简直没有三音节的韵脚。还有一种趋势,剧本所用的题材,并不是来自通常的英雄传说,而是年代较近的历史事件,如莫斯喀翁的《忒密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和《斐赖人》(Pheraioi)(叙述斐赖的伊阿宋被他的妻子谋害的事),或采用纯粹牧歌式的主题,如索西修斯的《达芬尼斯》(Daphnis)。有一篇韵律非常谨严的很有趣味的悲剧断片,主题为希罗多德的吉基斯①的故事,肯定是属于这一派②,而《瑞索斯》(Rhesus)一剧,韵律比较严格,具有古典时代以后的巧妙情节,也可在此派中占一地位。赫尔曼③和其他人士,主要根据剧中语言,认为它是亚历山大时代的作品。

类似喜剧的是拟曲,或称想象的谈话,早期有名的拟曲家为埃庇喀穆斯(Epicharmus)和索弗伦(Sophron),他或许首先启发了柏拉图以对话体写他的作品。赫戎达斯的拟曲④,现有七篇是完整的,其余几篇则是断片。他早已闻名,但他的作品不大为人所知,他的生存年代,凭材料推测,自公元前六世纪至三世纪,说法并不一致。不过,他曾述及“兄弟神”(Theoi Adelphoi),即托勒密·菲拉特尔菲埃斯(Ptolemy Philadelphus)和阿尔西诺埃(Arsinoê),他们生时被奉祀为神,约在公元前二六八年,又说到

① 吉基斯(Gyges)是希腊神话中三巨人(Hecatonchires)之一,各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臂。这里指的是吕底亚(Lydia)的国王。

② 指新悲剧。

③ 赫尔曼(He.mann,1772—1848),德国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④ 赫戎达斯的拟曲(mime),系英国人肯育(Kenyor)于1891年在埃及发掘古物时所发现。我国早年有周启明氏的译文。

雕塑家阿珀勒斯^①新近逝世,也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他的拟曲用长短格写成,韵律故作拙劣,描写日常生活情景,着重粗俗方面,稍稍带点夸张。他的第一部拟曲写一个少妇梅特里采,她的年老而鄙陋的乳母来探望她,缕述梅特里采丈夫逗留埃及,长期不归,现有某一漂亮的运动员,热望前来慰她岑寂,女主人婉词拒斥,转入他题。在另外几篇拟曲中,有一手脚很不干净的人,强辩一桩讼案;有一母亲,将她的孩子送交塾师鞭挞;又有两个妇人,到可斯的阿斯克勒庇斯神庙^②去观光,赞赏艺术制作品,并奉献祭品。它使人想起忒俄克勒多斯的牧歌《阿杜尼斯节》(Adoniazusae),但比较起来,拟曲似稍觉沉滞。大概这些想象的谈话的幽默,主要决定在易于忘却的细微的话题上面。

一个与众不同而饶有趣味的人物是刻喀达斯(Kerkidas),他在破碎不堪的“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1082里出现,本书92页曾偶一提及。他的生存年代,参照他写给芝诺^③和写给他的学生斯淮儒斯(Sphaerus)的诗篇,断定是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些诗篇也可以证明他是梅加洛波利斯城^④的立法者和宪政改革者,他支持阿拉图斯^⑤,反对克勒俄墨涅斯^⑥,同时是一个犬儒

① 阿珀勒斯(Apelles),希腊著名的美术家,公元前330年左右在世。

② 阿斯克勒庇斯(Asclepius),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神庙在罗得岛上的可斯。

③ 芝诺(Zeno),希腊哲学家。按希腊史上以芝诺为名者凡四人,这里是指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 of Cyprus,公元前342—270或264),斯多噶派的创始者。

④ 梅加洛波利斯城(Megalopolis),在希腊阿加底亚南部,建于公元前370年。

⑤ 阿拉图斯(Aratus,公元前271—213),希腊的将领,亚该亚同盟的首领,同时也是有名的作家,著有《回忆录》。

⑥ 克勒俄墨涅斯(Cleomenes),即克勒俄墨涅斯三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0年。

派哲学家。他写了一些箴言，与通常犬儒派的“漫书”(diatribae)一样，不过是用短长格诗体写的，不是散文。内有一段评论财富分配不公，证明宙斯^①和众神的昏愤透顶和漠不关心。“为什么要供奉这样虚伪的神明？让那些星相卜易贩子去膜拜他们吧，把我们的虔敬献给佩恩(Paian)和墨塔陀斯(Metadôs)；因为只有她和纳米西斯(Nemesis)，才是世上真实的神。”这样，并非象赫西俄德的史诗和一些普通的传说里所说那样，当其他的神都走了以后还留下来的两个真实的女神是埃陀斯(Aidôs)和纳米西斯，而是新女神墨塔陀斯即“天下为公”和纳米西斯即“不平则鸣”。佩恩即“治病救人者”，她是跟随着她们做好事的。立法者和政治家^②洞察社会不公，但也看出革命的损害，这是良好的教训。基督教徒尼萨的格列高里^③，称他为“最心爱的人”，这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节较长的文字，谈到爱情，引证欧里庇得斯，称道爱情好比一股温和的微风，不是肆虐的风暴。刻喀达斯和许多别的新发现的作家，在鲍威尔和巴尔贝尔(Powell and Barber)合著的《希腊文学新编》(三卷本，1921—1923)里，已有所论及。

现在抛开新发现的作家们不谈，重新来考虑一些老问题，那就得从荷马开始。关于荷马史诗的文本，历史上所作出的一般记述，可从后面的证据里得到确认。在埃及发掘出来的几百篇荷马的纸草的断片，约有二十篇早于公元前一五〇年阿里斯塔克

① 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众神之王。

② 指刻喀达斯。

③ 尼萨的格列高里(Gregory of Nyssa，约331—395)，即圣·格列高里，基督教希腊教会的创建者。

斯^①的时代,所有那些纸草断片,章句与我们通俗本大不相同,而在那时,看来差不多已经成为定本。然而,应当记住的是,芝诺多图斯^②和非常谨严的阿里斯塔克斯两人,都怀疑当时所认定的抄本,已有很多伪造的增订。至于我们所认定的原本的确实时期,在《奥德修纪》里,有好几节一致说明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夫妇团圆不仅是在他俩离别的第二十年,而且确实是在离别第十九年的末一天和第二十年的头一天的黎明,那就是说,原本的确实时期,当在天文学家墨同^③完成他的《伟大的恩尼奥多斯》(Great Eniautos)的时候,而墨同是阿里斯托芬的同时代人。

本书第15页及以后几页^④里谈到有关荷马史诗的一般论点,在对品达诗歌(尼米亚2.i)^⑤的注释里有很好的说明:“当荷马史诗尚未形成整体,而仍处于分散、不定而且分为各个部分的时候,史诗吟诵者们做着相当于‘连结’和‘补缀’的工作,把它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似乎是实在的,那统一体的构成,是依据于散播在各处的传统的材料。在泛雅典娜节^⑥,一大批的史诗吟诵

①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公元前215—?), 希腊亚历山大时代的文艺批评家, 西方最早的图书馆学家之一。

② 芝诺多图斯(Zenodotus), 西方第一位图书馆学家,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首任馆长, 约公元前32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 卒年未详。

③ 墨同(Metón, 公元前433), 希腊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与奥诺底底斯齐名。奥诺底底斯算出太阳年的长度为365日8小时57分, 墨同进一步对这数字加以矫正, 编制了太阳历法, 俗称墨同历法(Metonic Cycle)。

④ 见本书第15页。

⑤ 尼米亚(Nemean), 古希腊四大竞技场之一, 在亚哥利斯的都会尼米亚举行。这里是指诗人品达参加该竞技场比赛的诗歌, 后面的数字表明是在第几次。

⑥ 雅典娜(Athena)是雅典的守护女神。泛雅典娜节是全希腊各地为这位女神举行祭典的节日。凡在每次奥林比亚赛会之后的第三年举行的, 规模特别盛大, 称为泛雅典娜大节日, 其余每年举行的则为泛雅典娜小节日。

者,各自按照随意指定给他的故事,依次朗诵。这是包含着连续不断的故事,但大抵不准诵读固定的原文(参照本书第13页)。同一注释还告诉了我们那个特别负责统一编订工作的诗人的名字,说开俄斯的库奈托斯(Kynaithos of Chios)“是第一个编定荷马史诗的人,约当第六十九次‘奥林比亚四年纪’,编定于塞拉库萨^①”。远在公元前五〇四年以前,塞拉库萨人也许早已知道传统的荷马诗歌的朗诵;看来很可能他们如今第一次在泛雅典娜节上听到的是朗诵荷马的史诗,如《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库奈托斯,或至少是“库奈托斯及其随从”,曾为庇西斯特拉图服务,显然是在公元前五一〇年底西斯特拉图失败时^②,他把他的伟大的成就,带到了西西里。

在荷马的语言中,许多所谓“伊奥利亚语”^③,只是很古老的希腊语的残余,现在阿卡迪亚和塞浦路斯,还保有同样的语形,如“守护神”和“君主”,不过关于整个问题,要得到更多的了解,有待于对芬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威克(Chadwick)近年所注

① 奥林比亚(Olympian)或奥林匹克(Olympic)赛会,是古希腊最大的赛会,在奥林比亚神殿前举行,祭宙斯神后,进行各项竞技,包括体育、戏剧、音乐、诗歌等项目。起源于公元前776年,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第69次赛会在公元前504年举行,那一次的“奥林比亚四年纪”(Olympiad),即公元前504—500年。

塞拉库萨(Syracuse)是西西里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② 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 公元前605—527),雅典的僭主,于公元前560年夺取政权。死后由两子执政,不孚众望。次子希帕卡斯(Hipparchus)于公元前514年被杀,长子希比阿斯(Hippias)于公元前510年被逐出雅典。庇西斯特拉图死后,诗人库奈托斯继续为他的两子服务,这里所说庇西斯特拉图失败,即指希比阿斯的被逐。

③ “伊奥利亚语”(Aeolisms),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古希腊三大民族之一的伊奥利亚人的古方言。

释的迈诺亚字体^①书写的希腊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更不必说有待于根据大希泰帝国^②的记载来阐释的大量虽新而尚未定的早期希腊和安纳托利亚^③的历史了。希泰势力曾经达到小亚细亚沿岸，希腊神话中有好些名字，似乎就是博加兹-基韦的泥版^④中的真正历史人物。不过历史与纯粹的神话相结合，差不多混为一体了。俄诺玛俄斯的不幸的御者墨西拉斯^⑤，没有人会认为是同姓名的一位伟大的希泰国王。那“众船之王”的阿伽门农，似为“海上民族”的一个首领，他们在公元前一三〇〇至一一五〇年间，曾袭击安纳托利亚和埃及，而被称为“阿克赫沙”(Akhaisha)、“但诺那”(Danauna)以及其他具有暗示性的名字；但迈锡尼王^⑥看来却是另一人物。还有海伦的故事^⑦，有些批评家认为是有所

① 迈诺亚(Minoan)字体即克利特(Crete)的线条文字。

② 大希泰帝国(The Great Hittite Empire)，约于公元前2000年在小亚细亚形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希泰帝国约在公元前1900—1650年；第二希泰帝国约在公元前1400—1200年。当其盛时，曾占有巴比伦、腓尼基和叙利亚，势力达到地中海沿岸，后因屡遭“海上民族”的侵袭而崩溃。

③ 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阿纳多卢(Anadolu)，泛指小亚细亚。

④ 博加兹-基韦(Boghaz-Kewi)，在今土耳其境内，距安卡拉一百五十公里。1906—1907年，德国东方学者温克勒(Winkler)在该处附近发掘希泰帝国首都哈吐什遗址，发现了几千片楔形文字的泥版，其中有公文书、年代纪、宗教原文及希泰法典等。

⑤ 墨西拉斯(My sila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众神的使者赫耳墨斯(Hermes)的儿子，厄利斯王俄诺玛俄斯(Oenomaus)的御者。

⑥ 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王，亦名阿伽门农(Agamemnon)，与号称“众船之王”的那个“海上民族”的首领同名。特洛伊战争发生，他被选为希腊联军的统帅。

⑦ 海伦(Helen)，希腊传说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罗狄忒(Aphrodite)的帮助，把她拐走，因而引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史根据的，现在证明那不过是一个斯巴达婚姻女神的仪式。斯巴达的婚礼必须包括抢亲，海伦的主要任务就是被人抢走。在传说里，她不仅被一个强盗劫走到帕尔农山，而且被亚历山大-帕里斯劫走到特洛伊或西顿，被赫尔墨斯劫走到埃及，被忒修斯劫走到狄塞利亚，或被阿法里泰德劫到别的地方^①。但是明白得很，她的庙宇不能让它空着，正如另一位婚姻女神赫拉^②一样，或如斯忒斯科所作的驰名的变体诗歌^③里所说，必须将她取回，恢复原位，那么，强夺者所劫走的，实际上只是女神的偶像，并不是真正的海伦。

对于歌德的有关《伊利昂纪》的结尾所作出的权威性的论断（见本书第22页），我曾表赞许，肯定是错误了。阿喀琉斯和普赖姆两大敌人^④痛哭过去彼此所做的惨事，以及战胜者允许他的高贵的敌人的尸体满载荣誉运回，这种结束场面之精美，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这最末两卷，连同第23卷里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离别的一段^⑤在内，显然把《伊利昂纪》提高到单纯的征服和胜利故事的水平之上，而居于崇高的希腊悲剧的地位，它超越战争的光荣，显示了更为深广的人情的真理。（参看我的《希腊史诗的起源》第四版，1924年。）

① 亚历山大-帕里斯(Alexander-paris)，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子。赫尔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掌管商业、行旅、竞技、盗贼等事务。忒修斯(Thes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雅典王埃勾斯和埃特拉的儿子。阿法里泰德(Aphareidae)希腊传说中亚各斯人阿法柔斯(Aphareus)的儿子。伊达斯(Idas)和林苏斯(Lynceus)的合称，兄弟两人同为阿尔戈船的英雄。

② 赫拉(Hera)，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妻，掌管婚姻和生育。

③ 斯忒斯科(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5—555)，西西里抒情诗人，他所作合唱曲，叙述众神的故事，由农村人民于节日列队演唱，后来渐变为悲剧。

